



# 鹅飞时

□韦名

湖不大，瘦瘦长长，湖水却和天空一样湛蓝。湖边，亭台楼阁，白杨挺立，新柳含露，翠竹摇曳。湖里鱼儿成群，时而浮出水面，时而没入水中。岸上的景象倒映在水里，恍如地上一个世界，水里一个世界。

一对被湛蓝湖水邀约而来的天鹅，如同两朵硕大的白莲般盛开在水面。

第一天上班，途经湖畔的那一时刻，我惊叹这湖的美，真是人间仙境啊！

好景看久，竟然熟视无睹。要不是那日又一次走过，遇见一老者在湖边拍照，我竟对城里八景之首的掠燕园无动于衷了——也难怪，天天上天下班，日日忙忙碌碌，对美的生活疲倦了。

那天早晨，天空水洗般蓝。早早起来的太阳，又格外辛勤地照料着世间万物。

远远的，我就发现湖边亭子里，有个老者托举着相机，对着湖里。

走近了，才发现老者坐在轮椅上。老者梳着一头齐整的银发，穿着一件洁净的灰色夹克上衣，脖子上吊着相机，两个胳膊肘分别撑在轮椅上两腿膝盖处，一手托举着相机，眼睛全神贯注聚焦着湖里一对悠闲休憩的天鹅，一手似乎随时准备按下快门。

湖里的这对天鹅，长着白瓷般光洁的羽毛，颈项低头，似沉思，似小憩，闲雅胜如仙子。

老者托举了一会相机，感觉湖里的这对天鹅睡熟了，一时半会醒不来，于是轻轻放下相机，拿起轮椅边地上的杯子，喝水。

“早上好。拍照呢？”我在老者身后驻足站了一阵子，不忍心打扰老者的专注，直到老者喝水休息，才和他打招呼。

“早上好。是的。”老者看了我一眼，点了点头，眼睛又盯回湖里，仿佛生怕不留神，湖里的天鹅被人盗了。

“这景好。蓝天白云，竹影倒映，鱼游鸟戏。”许多年没这么文艺，也没这么感叹了，人心情好，居然口出诗意。

“我在拍天鹅。”老者无意听我抒怀。

“天鹅之飞铁为翼，射生小几空看得。”我随口吟出了辽人萧总管的诗。

“飞翔最美丽！”老者这回也诗意起来，“我只拍飞翔的天鹅。”

湖里的天鹅似乎听到了我们说话，一只伸了伸细长的颈，一侧侧了侧脑袋，都露出了鲜红的喙。

“您继续。”我抬脚赶路，和老者话别。

那日下午，下班回家又经湖边。太阳已掉落山下，只留西边一片彩霞。万丈霞光下，湖似披上了金沙，蓝蓝的水，绿绿的树，瞬间都变成金黄色。湖里白如雪的天鹅也镀上了一层金。坐在轮椅上的老者，霞光一半落在身上，一半被树叶掩着，整个人被分成了两半，一半金黄，一半灰黑。

“还在拍呢。”

“是的。是的。”

有了早上的交流，我和老者俨然像老朋友一样。

“拍到天鹅飞翔了么？”

“没呢！”

霞光隐去，天地间渐渐暗淡下来，湖里的一对天鹅也把头藏在了翼下，似乎准备入睡。

“天鹅要休息了。”

“我也回家了。”

“我帮您。”我走前两步，准备帮老者推轮椅。

“不用了。谢谢！”老者说着利索地收拾东西，然后两手推着轮椅，缓缓朝亭子外走，“我就住在附近。”

第二天，又是一个晴空万里的日子，我如常出门上班。

远远的，我又发现了湖边亭子里的老者。

“又来拍照。”

“是的。”

这一天，我急着上班，没和老者多聊，匆匆走了。

当天傍晚，天上无晚霞，天黑得快。下班前有人找，迟了点离开，经过湖边时，天几乎黑了，不见了老者。

我心想，老者或许拍到天鹅飞翔，早早回家与人分享了。

“早上好。是的。”老者看了我一眼，点了点头，眼睛又盯回湖里，仿佛生怕不留神，湖里的天鹅被人盗了。

“这景好。蓝天白云，竹影倒映，鱼游鸟戏。”许多年没这么文艺，也没这么感叹了，人心情好，居然口出诗意。

“我在拍天鹅。”老者无意听我抒怀。

“天鹅之飞铁为翼，射生小几空看得。”我随口吟出了辽人萧总管的诗。

“飞翔最美丽！”老者这回也诗意起来，“我只拍飞翔的天鹅。”

轮椅上的老者。还是每天见到的标准动作，不同的是，那天早上秋风起，老者一头齐整的银发被风吹散了，耷拉着，如乱云飞渡。

老者却如我第一次见到般从容。

“还来拍照呢。”

“是的。习惯了。”我没问老者定格到了天鹅飞翔没有，老者却主动说，“一周了，相机里还是空白呢。”

“……”我有点吃惊。

“天鹅一定会起飞的。”老者从容地安慰我，“一定能拍到飞翔的天鹅。”

“早上好，又来了。”

“早上好，上班呢。”

往后，这两句成了我和老者每天见面频率最高的话。

转眼，我到这个城市工作了一年了。一年里，老者天天如是，每天早早在亭子边，守着天鹅起飞。在一个无阳光无晚霞的下午，我再也忍不住了，告诉老者真相。

“我知道。”听完我憋了大半年，又恨又气的叙述，老者居然一脸平静。

“您知道这事？”

“这是我经手的。”老者刻意把事情说得轻描淡写，“那时我是这个公园管理处的人员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鸟没了翅不能飞翔，就有人断了腿不能走一样不幸。”老者拍了拍他吊在轮椅上的腿，“没了腿，我更能感同身受。”

“知道了，您还来？！”

“我就是来陪陪它们，或许有一天，它们会起飞。”老者停了停又说，“我坚信，我一定会拍到天鹅迎风而起，优雅又大气的神情说。”

我怔怔看着老者。

老者一如既往，每天如上班般，风雨无阻，来湖边亭子里守候天鹅起飞。

我怔怔看着老者。

老者一如既往，每天如上班般，风雨无阻，来湖边亭子里守候天鹅起飞。

我怔怔看着老者。

老者一如既往，每天如上班般，风雨无阻，来湖边亭子里守候天鹅起飞。

我怔怔看着老者。

老者一如既往，每天如上班般，风雨无阻，来湖边亭子里守候天鹅起飞。

我怔怔看着老者。

老者一如既往，每天如上班般，风雨无阻，来湖边亭子里守候天鹅起飞。

我怔怔看着老者。

老者一如既往，每天如上班般，风雨无阻，来湖边亭子里守候天鹅起飞。

我怔怔看着老者。

老者一如既往，每天如上班般，风雨无阻，来湖边亭子里守候天鹅起飞。

我怔怔看着老者。

老者一如既往，每天如上班般，风雨无阻，来湖边亭子里守候天鹅起飞。

我怔怔看着老者。

老者一如既往，每天如上班般，风雨无阻，来湖边亭子里守候天鹅起飞。

我怔怔看着老者。

老者一如既往，每天如上班般，风雨无阻，来湖边亭子里守候天鹅起飞。

我怔怔看着老者。

老者一如既往，每天如上班般，风雨无阻，来湖边亭子里守候天鹅起飞。

我怔怔看着老者。

老者一如既往，每天如上班般，风雨无阻，来湖边亭子里守候天鹅起飞。

我怔怔看着老者。

老者一如既往，每天如上班般，风雨无阻，来湖边亭子里守候天鹅起飞。

我怔怔看着老者。

老者一如既往，每天如上班般，风雨无阻，来湖边亭子里守候天鹅起飞。

我怔怔看着老者。

老者一如既往，每天如上班般，风雨无阻，来湖边亭子里守候天鹅起飞。

我怔怔看着老者。

老者一如既往，每天如上班般，风雨无阻，来湖边亭子里守候天鹅起飞。

我怔怔看着老者。

老者一如既往，每天如上班般，风雨无阻，来湖边亭子里守候天鹅起飞。

我怔怔看着老者。

老者一如既往，每天如上班般，风雨无阻，来湖边亭子里守候天鹅起飞。

我怔怔看着老者。

老者一如既往，每天如上班般，风雨无阻，来湖边亭子里守候天鹅起飞。

我怔怔看着老者。

老者一如既往，每天如上班般，风雨无阻，来湖边亭子里守候天鹅起飞。

我怔怔看着老者。

老者一如既往，每天如上班般，风雨无阻，来湖边亭子里守候天鹅起飞。

我怔怔看着老者。

老者一如既往，每天如上班般，风雨无阻，来湖边亭子里守候天鹅起飞。

我怔怔看着老者。

老者一如既往，每天如上班般，风雨无阻，来湖边亭子里守候天鹅起飞。

我怔怔看着老者。

老者一如既往，每天如上班般，风雨无阻，来湖边亭子里守候天鹅起飞。

我怔怔看着老者。

老者一如既往，每天如上班般，风雨无阻，来湖边亭子里守候天鹅起飞。

我怔怔看着老者。

老者一如既往，每天如上班般，风雨无阻，来湖边亭子里守候天鹅起飞。

我怔怔看着老者。

老者一如既往，每天如上班般，风雨无阻，来湖边亭子里守候天鹅起飞。

我怔怔看着老者。

老者一如既往，每天如上班般，风雨无阻，来湖边亭子里守候天鹅起飞。

我怔怔看着老者。

老者一如既往，每天如上班般，风雨无阻，来湖边亭子里守候天鹅起飞。

我怔怔看着老者。

老者一如既往，每天如上班般，风雨无阻，来湖边亭子里守候天鹅起飞。

我怔怔看着老者。

老者一如既往，每天如上班般，风雨无阻，来湖边亭子里守候天鹅起飞。

我怔怔看着老者。

老者一如既往，每天如上班般，风雨无阻，来湖边亭子里守候天鹅起飞。

我怔怔看着老者。

因为，湖里的这对天鹅是从外面引进来的，公园管理处怕它们飞走，对它们进行了特殊处理——断翅，即把这对天鹅各一侧翅膀尖端的指骨截断。这样，既不影响天鹅其他活动，又能使天鹅产生不平衡感，不能起飞。

原来如此！得知真相的那一刻，我如坠冰窟窿。我想告诉老者，让他不再徒劳，天天来湖边守着天鹅起飞。可我又不忍心毁灭老者的执念。

“早上好，又来了。”

“早上好，上班呢。”

往后，这两句成了我和老者每天见面频率最高的话。

转眼，我到这个城市工作了一年了。一年里，老者天天如是，每天早早在亭子边，守着天鹅起飞。在一个无阳光无晚霞的下午，我再也忍不住了，告诉老者真相。

“我知道。”听完我憋了大半年，又恨又气的叙述，老者居然一脸平静。

“您知道这事？”

“这是我经手的。”老者刻意把事情说得轻描淡写，“那时我是这个公园管理处的人员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鸟没了翅不能飞翔，就有人断了腿不能走一样不幸。”老者拍了拍他吊在轮椅上的腿，“没了腿，我更能感同身受。”

“知道了，您还来？！”

“我就是来陪陪它们，或许有一天，它们会起飞。”老者停了停又说，“我坚信，我一定会拍到天鹅迎风而起，优雅又大气的神情说。”

我怔怔看着老者。

老者一如既往，每天如上班般，风雨无阻，来湖边亭子里守候天鹅起飞。

我怔怔看着老者。

老者一如既往，每天如上班般，风雨无阻，来湖边亭子里守候天鹅起飞。

我怔怔看着老者。

老者一如既往，每天如上班般，风雨无阻，来湖边亭子里守候天鹅起飞。

我怔怔看着老者。

老者一如既往，每天如上班般，风雨无阻，来湖边亭子里守候天鹅起飞。

我怔怔看着老者。

老者一如既往，每天如上班般，风雨无阻，来湖边亭子里守候天鹅起飞。

我怔怔看着老者。

老者一如既往，每天如上班般，风雨无阻，来湖边亭子里守候天鹅起飞。

我怔怔看着老者。

老者一如既往，每天如上班般，风雨无阻，来湖边亭子里守候天鹅起飞。

我怔怔看着老者。

老者一如既往，每天如上班般，风雨无阻，来湖边亭子里守候天鹅起飞。

我怔怔看着老者。

老者一如既往，每天如上班般，风雨无阻，来湖边亭子里守候天鹅起飞。

我怔怔看着老者。

老者一如既往，每天如上班般，风雨无阻，来湖边亭子里守候天鹅起飞。

我怔怔看着老者。

老者一如既往，每天如上班般，风雨无阻，来湖边亭子里守候天鹅起飞。

我怔怔看着老者。

老者一如既往，每天如上班般，风雨无阻，来湖边亭子里守候天鹅起飞。

我怔怔看着老者。

老者一如既往，每天如上班般，风雨无阻，来湖边亭子里守候天鹅起飞。

我怔怔看着老者。

老者一如既往，每天如上班般，风雨无阻，来湖边亭子里守候天鹅起飞。

我怔怔看着老者。

老者一如既往，每天如上班般，风雨无阻，来湖边亭子里守候天鹅起飞。

我怔怔看着老者。

老者一如既往，每天如上班般，风雨无阻，来湖边亭子里守候天鹅起飞。

我怔怔看着老者。

老者一如既往，每天如上班般，风雨无阻，来湖边亭子里守候天鹅起飞。

我怔怔看着老者。

老者一如既往，每天如上班般，风雨无阻，来湖边亭子里守候天鹅起飞。

我怔怔看着老者。

老者一如既往，每天如上班般，风雨无阻，来湖边亭子里守候天鹅起飞。

我怔怔看着老者。

老者一如既往，每天如上班般，风雨无阻，来湖边亭子里守候天鹅起飞。

我怔怔看着老者。

老者一如既往，每天如上班般，风雨无阻，来湖边亭子里守候天鹅起飞。

我怔怔看着老者。

老者一如既往，每天如上班般，风雨无阻，来湖边亭子里守候天鹅起飞。

我怔怔看着老者。

老者一如既往，每天如上班般，风雨无阻，来湖边亭子里守候天鹅起飞。

我怔怔看着老者。

老者一如既往，每天如上班般，风雨无阻，来湖边亭子里守候天鹅起飞。

我怔怔看着老者。

老者一如既往，每天如上班般，风雨无阻，来湖边亭子里守候天鹅起飞。

我怔怔看着老者。

老者一如既往，每天如上班般，风雨无阻，来湖边亭子里守候天鹅起飞。

我怔怔看着老者。

老者一如既往，每天如上班般，风雨无阻，来湖边亭子里守候天鹅起飞。

我怔怔看着老者。

老者一如既往，每天如上班般，风雨无阻，来湖边亭子里守候天鹅起飞。

我怔怔看着老者。

老者一如既往，每天如上班般，风雨无阻，来湖边亭子里守候天鹅起飞。

我怔怔看着老者。

老者一如既往，每天如上班般，风雨无阻，来湖边亭子里守候天鹅起飞。

我怔怔看着老者。

老者一如既往，每天如上班般，风雨无阻，来湖边亭子里守候天鹅起飞。

我怔怔看着老者。

老者一如既往，每天如上班般，风雨无阻，来湖边亭子里守候天鹅起飞。

我怔怔看着老者。



## 埋单

□董宁

同学举行酒宴，李大本不想去，可经不住一位好同学的再三劝说，硬着头皮还是参加了。一到场，李大“哇”地叫出声来，好气派，这样豪华的酒店他可从没来过，偌大的一个房间布置得古典又温馨，满满当当坐满了两桌人。

酒菜刚点完，同学们都夸有档次，这时一位很有派头的同学拿来菜单瞥了一眼，随口又向服务员要了几瓶洋酒和两盘深海鲍鱼及珍参，转过头对一位位经商的同学说：“这桌酒菜你就甭问了。”

这位同学掏出手机拨出去一个电话，里面传来客气的问候声，接着他不紧不慢地对那人说：“吴董事长，我们这儿有个同学酒宴，我想把你请过来，向大家介绍一下你创业的经验 and 做法，毕竟南南北北的同学大老远聚在一起很不容易。”“不是，不是，我哪有什么经验可谈呢。”电话里吴董事长先是客气了一番，接着忙不迭地问，“你们在哪儿举行酒宴呢？”这位很有派头的同学谈吐清晰，一个字一个字地告

诉说：“帝豪大酒店512房间。”他话音未落，那吴董事长会意地说道：“你们老同学聚在一起畅所欲言，交流一下感情和看法，我就不便过去了。不过，宴会完了你们直接走人，其他的事用不着您费心。”

吴董事长刚挂断电话，手机铃声又响了，他手指一点，一个委婉的声音从手机里传过来：“吴董事长，那个竞标项目还请您多费心，多多给予关心和指点，我们公司能力和实力完成好的。”吴董事长漫不经心地说：“哦，是赵经理，帝豪大酒店512房间有个账单需要我处理一下，那个竞标项目嘛，回头我会考虑的。”赵经理嗓门大起来，“吴董事长，这点小事给我代劳，您尽管放心去忙别的事吧。”

赵经理刚一转身，就有人打电话过来，“赵经理，您公司有实力，效益好，我可向您推荐一个人，到您那儿去上班。这人懂业务，有文凭，是个人才呢。”赵经理一听是葛科长，语气缓慢地回答说：“这事不急，帝豪大酒店512房间有两桌酒宴等

## 万能机器人

□刘洪文

他开着车，走在回家的路上。

明媚的阳光透过车窗照射到脸上，让他感觉有些刺眼，于是伸手拉下前面的遮光板。一切都那么自然，这条路他不知走过多少遍，只记得儿时上学，父亲经常来这村口迎他，而今，转眼多年。

他扫一眼坐在副驾驶座位上的他，嘴角透出一丝冷笑：“你，就叫大亮吧。这个名字我熟，小时候父亲就这样叫我，他觉得将来的我应该很有出息，前途一片光明，所以就给我起了这个名字，不过很多年都没人叫了，差不多连我自己都忘记了，人们只记得我的大名——徐功成。”

副驾驶位上的他略略点头，欠欠身，算是应允了，脸上浮过一丝谦虚的微笑。

“现在的科技发展就是厉害，记得我从这个村子离开的时候，这里还有很多人家。那个时候父亲种了很多地，几乎整个村莊的田都被承包下来了。那个时候，是他人生最辉煌的时刻。没几年的时间，他就成了村庄里的首富，盖上了村子里唯一一座小别墅，开上了村里最豪华的小轿车……”

他点燃一支烟，把车窗降下一截，让烟雾透过车窗飘散出去。

“可是，正是那个时候，我母亲去世了，我成了这个世界上他的财产的唯一合法继承人。明白吗，他是我唯一的儿子。”他咬咬嘴唇，显出仇恨的样子。

副驾驶位上的他，也就是大亮，只是安静地听着，见他来问，才很有礼貌地回一句：“是的，我明白！”

“可是，他不明白！”他忽然暴怒起来，“他的钱总是用来‘胡作非为’，他几乎不给我一分钱花，说我是花花公子，埋怨我跟朋友出去喝酒；说我好吃懒做、乱赌成性。他说得对，我就是好吃不说了，吃有错吗？好说就不对吗？有谁会像他一样，守着一

座金山还整天辛辛苦苦地出去工作？那都是傻子！”他说，“他把我赶出村庄，他有什么好，现在他不是一样孤苦伶仃，他老了，什么也做不了了。而科技进步了，现在的机器人什么都能做，最重要的是他可以读懂人的心思，有些话不用说得那么明了……”

“你知道我要说什么了？”他问。

大亮点点头：“照顾好自己的饮食起居，取得他的信任，然后……有些话不用说得那么明了。”他大笑起来：“聪明，不愧是最新的仿生机器人。”大亮也笑了，“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，这也只是一种体现方式罢了！”

车子在一个小二楼前面停了下来，这就是他所提到的别墅了，只是因为年月稍久，住的人少，显得有些冷清。

他大着嗓门吼道：“老爹，我回来了。”屋子里并没有太大的反响，老人只是无力地朝窗外看了一眼，说：“你还知道回来？”他笑：“我当然要回来，这里是我家呀！”他大大咧咧地拉了一把椅子坐下。老人说：“其实你根本不用回来，我也没有你这样的儿子。”他笑：“你不承认也没关系，总之结果都是一样。来吧，看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机器人，他能做很多事，和真人没什么区别，我给他取了个名字叫大亮，他会替我陪着你的，换句话说，他就是我的替代品，但是有一点，他不会惹你生气的，希望你们相处融洽。”他说着把大亮叫下车……

如他所说，大亮真的什么都能干，他每天陪着老人，给老人做饭，陪老人聊天，对老人的照顾无微不至。

老人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真的大亮如果能有你一半好都行。大亮本来也是个好孩子，可是他母亲去世后，我整天忙于工作，也没时间管他，他就整天在外面交一些不三不四的朋友，吃吃喝喝

……也许这也是我的错。”老人不住地摇头，大亮这个时候总是很安静，他不会在这时候插嘴，因为在他的程序知里，是不允许挑拨别人关系的。

村庄里的人口越来越少，大多数村民都去了镇上新村，这里只剩下广袤的土地，很适合大型机械耕种。老人的房子突兀地立在村口，倒像是美国的独立庄园，可这里是在中国东北，一切只是让人感觉孤单。

老人的身体每况愈下，自从他从把儿子赶出家门那天起，他就感觉到了身体的不适，而今更加一日不如一日，还好有大亮照顾他，这也是儿子做的最对得起他的一件事，让老人度过了一段快乐的时光，也让他回忆起了美好的过去，那时候儿子还小，很乖……

老人终究还是走了，很安详。大亮给老人安排了最好的葬礼，请了村上最好的乐队，按照当地风俗，要停三天才能出殡，乐队就换班歇了三天三夜，前来吊唁的人络绎不绝。因为老人是为村里做了很多实事，修路、助学、建新村，都是老人投的钱，人们全都记